

· 劇 本 ·

生產長一寸

郭 玉 儒 等 作



東 北 新 華 書 店 印 行

生產長一寸

郭玉儒等作



東北金華書局印行

生產長一寸

作者 郭玉儒等

印行者 東北新华書店

• 一九五〇年二月初版 •

1—8,000 (長)

前 言

『生產長一寸』這個劇本，是由『工人出版社』印成單行本的。原單行本前記中說：

『「生產長一寸」這個劇本，是首都各工廠聯合演出比賽中的優秀作品。評判時，獲得優等獎。凡是看了這個劇本演出的人，都認為無論在內容和表現的形式上，這個劇本都能夠很準確地表現了現實工人的生活和特點。對廣大的工人，有積極的教育意義。現在，我們把這個劇本印成單行本，來供給咱們各地工人一點鬧娛樂的材料。』

這個劇本，曾在亞澳工會會議招待各國代表的晚會上演出，這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光榮；我們覺得這種「自己寫，寫自己，自己演，演自己」，正是我們工廠文藝的道路，希望工人同志們重視這個作品，向這個作品學習。』

現在，我們把它翻印出版，來供給東北各地工人同志們鬧文娛活動的材料。

——編者

人 物

侯金山：(簡稱侯)沉默。寡言，老實，穩重。有二十年工齡，是氣錘房裏第一能手。

陳立：(簡稱陳)精明強幹，重感情，青年工人，老侯的副手。

劉伯：(簡稱劉)幽默滑稽，喜歡說便宜話，是一個風趣很足的青年工人。

周章：(簡稱周)工會勞保委員，共產黨員，老實，虛心，修養很高，缺乏魄力。

鄭值：(簡稱鄭)工會委員，青年團員，知識份子出身的幹部，參加革命工作的時間還短，缺乏實際的工作經驗。

金健：(簡稱金)接管組的工作幹部，候補黨員，在農村工作時間較長，熱心負責，性情急躁。

錢德瑞：(簡稱錢)支部書記，工人出身，有能力，有理論，極得衆望。

戴技術員：(簡稱戴)大學工科出身，傲慢，舊思想的包袱較重。

黃技術員：(簡稱黃)喜歡做作誇張，有嚴重的形式主義的毛病。

張元：(簡稱張)機器房工友，急躁。

班彪：(簡稱班)打鐵工人，樂觀，天真，進取心很強。

趙寶祥：(簡稱趙)穩重踏實，喜歡開開小玩笑。

工人羣衆

李祥：(簡稱李)

楊山：(簡稱楊)

石芳：(簡稱石)

葉純：(簡稱葉)

賈強：(簡稱賈)

王福：(簡稱王)

勤務員：(簡稱勤)

第一場

時間：秋季某日上午九、十點鐘。

地點：鍛工房。

幕開：某工廠在展開競賽，鍛工房的氣錘，不停的打着一塊塊通紅灼熱的頑鐵；工人趙寶祥和班彪，也正在熱烈的飛動着鐵錘。火光四冒，紅光滿台；大家在愉快的勞動裏面，嘴裏哼着小調。

劉：（用鐵簍往紅爐裏添了添煤，從牆上摘下手巾，擦了擦汗，回頭向侯金山有話無話地說着。）唉！侯師傅，我看這次的競賽呀，衝咱們這個幹勁，他們姥姥也不行。（侯點頭笑了笑，仍舊低頭幹着活。）

班：誰像你一天到晚瞎勒勒。

劉：誰跟你說了，我跟侯師傅說哪，你管的着嗎，得了，你這半膘子，一邊爬着去吧。

班：嗨！少說兩句吧，把火看好着點，別給人家燒化了就得了。

劉：廢話！幹甚麼吃的，給人家燒化了！

趙：那個活怎麼樣？行了吧。（劉由爐中夾出一塊紅鐵給趙，班又開始掄錘。）

劉：我燒化了？！當像你吶，剛進工廠沒有三天半，跑這兒裝大手藝人來啦！忘了那會兒一天打廢好幾塊啦！叫我看好好的，你加油掄吧！

班：小子！等我打完錘再說！

劉：你小子，有能耐不用打。

班：（有點氣惱）不打又怎樣？（想把錘放下）

趙：（急促的）逗不怕逗，別就誤幹活就好。

（班看劉楞楞眼，又打起錘來。）

劉：瞧你小子也不敢不幹嗎！（侯這時打完一個，把活燒在爐內，放下鉗子用手巾擦擦汗。）

班：（放下錘問劉）你說什麼？

劉：我叫你好好的打，小心點別打廢了。（侯又從爐中夾起一塊紅鐵）

班：我打廢的活在那兒哪？

劉：問問侯師傅你從前打廢的還少啊！

班：（理直氣壯的）從前是給國民黨幹嘛，打廢故意的，現在是給自己幹啦，你說那回打廢過？

劉：呸！別往臉上貼金啦！

班：（有點氣）我揍你小子！（想揮拳，劉急忙由火中夾出塊紅鐵。）

劉：（向班）別泡啦！紅啦。

（窗外張元大聲招呼：半臊子，快點打吧，留神供不上人家鑊。）

（劉跑到窗前）

劉：還有多少？

張：還剩三個。

劉：這又打出十幾個啦，拿去拿去。

王：（急促跑進來）嗨！老劉別神聊啦，人家二部都鑊出來三十個了。咱們完成了多少？

張：咱們也够二十多個啦！（王福拿活去）

劉：嚶！咱們跟人家還差十幾個活，快幹吧！不然就被人家比

過去了。（鍛工房內更緊張的工作起來，班彪的錘也掄的更帶勁，突然一聲巨響，氣錘壞了。所有的人都跑向錘旁邊，大家都問老侯怎麼辦，老侯也急得摩手，低下頭用腦筋。）

侯：劉伯！把活搬子拿來！

劉：（一邊問着一邊去拿搬子）怎麼啦，這是怎麼個毛病！

趙：拉杆折了吧？

陳：不是不是！

班：保險劈了吧？要不然，就是沒電。

陳：廢話！沒電，風滿爐還轉！（劉伯拿來搬子）

（老侯看着氣錘發楞，外邊繼續有人進來。）

李：老陳，什麼地方出了毛病？

陳：這玩藝够年頭啦，到處是毛病。

班：戴技術員跟金同志來了。（戴匆匆跑到機器旁）

金：大家先幹活吧！（問侯）怎麼啦？

陳：（搶着說）咱大家幹的正歡，轟隆一聲，就不動了。誰知道是什麼毛病？

金：侯師傅你看是什麼毛病？

侯：我上去看看！（預備上去，劉伯送過搬子。）

戴：（審視機器後轉過來）算了算了，不用上去啦，這錘子太舊了，修也修不好。我看咱們競賽先停停吧！

班：那怎行？

衆：對，競賽可不能停。（聲）

金：大夥先別亂，讓老侯看看，到底是什麼毛病？（老侯上去）

戴：（向金）這毛病就在氣缸裏頭，今天咱們修理這玩藝兒，因為技術設備不夠，把握是不很大的。

金：（問侯）侯師傅，你說到底是什麼毛病？（侯爬下）

侯：戴技術員說的不錯，是氣缸裏頭的事情。

金：怎麼辦哪？有辦法沒有？

戴：（緊接着）這氣錘的壓力有兩噸重，辦法不能說沒有，不過修起來，可不簡單，這東西又太舊了，乾脆換了吧！

陳：侯師傅，你看能不能不換？想個辦法吧！（侯沉思）

趙：我就不信不行，早先怎麼裝的？

劉：自動床還說不能修哪。咱們一用腦子，不是也修好了嗎！

衆：侯師傅，戴技術員，咱們大家費點腦子，試試看。

金：侯師傅你看是不是能修？

侯：試試看吧！

金：（更進一步的）侯師傅，幹可是幹，你得負責任哪，你有沒有把握？

劉：（不滿意金的說法）侯師傅說試試看呀。準有幾成把握，那誰知道！連戴技術員還不敢保證哪！

班：那可不，在爐上提侯師傅誰不贊成。

葉：（上）活又供不上了。

石：賽，賽，賽。姥姥也追不上人家了。

楊：（嘻皮笑臉地）我看找張金回回的膏藥，給錘貼上得了。

趙：噯，你們看，侯師傅急得直冒汗，你們還有心開玩笑。

班：他媽的打夜班也要賽到底。

石：打夜班，你一人幹吧，有功夫我還溜彎去呢！

王：競賽嗎，打兩天夜班怕什麼。

陳：想法克服困難，我們一定要競賽到底。

楊：你要能抱着氣錘幹，咱們就賽，要不然，咱們就停了。

金：大家靜一靜，我看競賽，還是暫時停停對。

趙：老侯，就指着你哪，氣錘修理不好，競賽可要停止了。

侯：（很堅決地向金說）金同志！我想法修理一下，試試看吧！

金：我還是那句話，你有沒有把握？有把握你就幹！沒有把握就算了。

（這時下班鐘聲響了，楊山大聲的喊叫。）

楊：喂！下班啦，你們還不走。

李：對，對，走吧，走吧！（正走出門口，突回轉身來招呼石芳和寶強。）你們還在這裏看什麼，看也加不了二斤小米呀！

寶：我瞧瞧到底怎麼修理。

王：（招呼李）讓他們瞧吧，人家還許鬧個加工哪！

石：滾蛋，滾蛋！（李、王正式下場）

侯：喂！金同志你先吃飯去吧，我們一時半會完不了，你吃完飯回來得了。

金：好吧！（下場）

趙：我說老侯呀，咱們想辦法，不用大材料行吧？

侯：戴技術員，咱們先把零件弄下來好不好？

戴：（無表情的）也好吧！

侯：老陳把螺絲母先弄出來。（陳拿搬子上氣錘）

寶：老侯！我半天沒說話啦，我先交代一句行不行？

劉：你小子是狗嘴吐不出象牙來，你有屁快點放吧！

寶：誰他媽像你似的，（招呼侯）老侯！我看氣錘這個玩藝兒，不是簡單東西，咱們這個窩窩頭腦袋搞不出這個，還是找那個機器大學的機器博士才玩得轉哪！（老戴生氣走向一旁）

劉：怎麼樣我沒說到後頭吧，你一擺尾巴，我就知道你拉什麼

屎。

陳：我說你有事沒有？沒事在外頭呆着去吧！

侯：（拿起零件招呼老戴）喂！戴技術員，你看這眼多大一點，這螺絲還粗的了哇，我的意思是把螺絲加粗，把眼掏大一點，你看怎麼樣？

戴：（回過臉來）你照着辦吧，我看是行不通的！

班：呀，那怎麼行不通呀，早先日本人在這兒的時候，我就看人修過嗎！

戴：日本人是日本人，中國人可沒有那麼大能力呀！

趙：日本人能行，咱們就不行嗎？

陳：對呀，日本人那會，有什麼活，還不是咱們幹的。（停一停）侯師傅你就給他來一傢伙。

侯：戴技術員，你以為應該怎樣辦才好呢？

戴：他們大夥說能修，你就讓大夥兒搞吧！我是沒有辦法的，我有事得先走。（有點不滿意下）

寶：（走到門口吐了一口吐沫）沒有你這個雞蛋，我這糟糕還不能做了！（回頭招呼大夥）您瞧瞧這塊骨頭。

葉：我早就瞧這小子不順眼。

侯：老寶呀，咱們別來這個態度。

劉：我說你們有點妙峯山的娘娘，照遠不照近，你們剛才也太給人下不來台了。

班：這種人就得這樣，你們瞧他剛才的那個德行。

侯：你們也別那麼說，解放以後，他態度好多了。（低頭工作）

劉：軍事代表成天給咱們說，職工團結，你們別光扯後腿子。（老金、老周上）

金：搞的怎樣了？

侯：啊你們來了，好極了，剛才我和戴技術員談了一下，（拿起零件比）我的意思就是把螺絲加粗，把眼加大一點，上上就行了。你看能行不？

金：你這個搞法是不是能經得住，像戴技術員所說的二噸壓力呀！

侯：那……

金：那怎麼辦呢，（停了片刻）要是照你這樣辦，是不是有把握？

侯：那得試試看。

金：這麼大的氣錘，不是試的事兒。

周：可是，你要是因為這些個顧慮，把氣錘放在一邊，摸都不叫摸，那也不是辦法呀！

金：唉老兄，我不是不叫摸，我說的是，既然幹，就得負責任。

周：你一勁要把握，要責任，誰也不敢答應的。

金：老兄，不是那樣說法，這不比莊稼活，壞了壞自己那塊，這是工廠機器活，一旦要是搞壞啦，對全廠都有妨礙的。

周：那要是照你這樣說法，氣錘就修不了。

金：我看那到未必，反正誰修誰負責任。

周：那……

金：那什麼？

周：那你未免太不相信工人啦！

金：我不是不相信工人，因為現在正在號召節約的時候，假使搞不好，那不是白白的浪費工料嗎？

周：我以為你這種想法，純粹是保守觀念。

金：我這怎麼是保守觀念？甚麼叫保守觀念？

劉：我說你們兩位別鬧意見。

侯：對啦，你們二位都是爲工廠設想，你們要怪都怪我一個人……乾着急，不能給廠子辦事。

周：老侯，你別多心，這不關你的事。

金：你說這機器活，是不是應該仔細？你怎麼說我是保守觀念哪？

周：仔細是一定要仔細，可是要照你這樣的仔細，恐怕工人連機器都不敢摸啦！

金：你說應該怎麼辦吧？

周：我想還是讓老侯先試試看。

金：出了事，誰負責任？

周：咱們別在這抬槓，回去找大夥兒評評理，反正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要開會的。

金：好吧！咱們走！

劉：我說你們兩個都是爲廠子好，何必鬧這們大氣哪！

周：沒事！沒事！你們搞你們的吧！（周、金下）

班：這事怎麼辦呢？一個叫搞，一個不叫搞。

石：乾脆不搞啦！

寶：怎麼樣，我的話沒說到後頭吧，你得找人家有學理的才行啦！

陳：衝老金和老戴的勁頭，咱們搞定了。

侯：（猶疑）呃！這事也真麻煩，兩個人兩個意見。（這時周同志匆匆回來）

周：喂，同志們你們可別見怪。老金這個人哪，就是性子急，你們跟他日子長了，就知道他是一個又負責又認真的一個人。

侯：我知道老金的脾氣，他就是一着急，沉不住氣。

周：對啦，還有戴技術員，我看他剛才一臉不痛快的樣兒，你

們也別給他太刺激了，其實他的這種習慣，是舊社會帶給他的，他是能够改造的。

劉：是！你就看解放後吧，他變得多了，喂，我說寶強呀，你們以後可別給他下不來台呀！

侯：咱們幹什麼事呀？上下合着幹，那事情才搞的通。

周：對啦！我說老侯呀！氣錘的事，你還是找老戴多研究研究。

（這時勤務員匆匆上場）

勤：噯呀老周，你在這兒，支部書記找你半天了。

周：對，對，對！我馬上就來；（招呼老侯）老侯你們搞一會，回去休息吧。我開會去了。

侯、陳：好，好，好。

（幕急落）

第二場

時間：緊接第一場。

地點：黨支部書記的辦公室裏。

幕開：金、周、鄭三人正在熱烈的辯論着。

周：你說我是調和派，同志！我不客氣給你扣個帽子，你犯了主觀主義。

金：我這怎麼叫主觀呢？咱廠裏就兩個氣錘，現在壞了一個，修好了當然沒問題，若是搞壞了，誰負這個責任！

鄭：你把氣錘放在一旁，一輩子不叫工人摸，那叫什麼責任！

金：照你這麼說，（從桌子上跳下）就馬馬糊糊叫工人去搞，才對嗎？

周：對的，老兄！（向鄭）我也批評你一句，你這粗枝大葉，我也不表同意。

鄭：我也不對，他也不對，你究竟擁護誰？

周：毛主席說過，我們要相信工人；另一方面，我們做事也要仔細。

金：我的好同志，別背教條啦。現在這事很簡單，就是幹不幹。

周：幹當然要幹，可是……

金：（搶說）可是怎樣？我看咱們等錢支書來解決吧；反正今天要開會的。（電話響了，金接電話。）

金：喂！是的！找那一位？錢支書。等一等，（向衆）老錢上那去啦？（這時錢支書同黃技術員上）老錢電話！（錢請黃坐下）

錢：（接過電話）喂！是我！你那位？競賽因為氣錘的關係暫時停止了，我們現在有一位老工人，正準備修哪。好吧，好吧，我們一定克服困難。

金：（向黃）聽說你們這次競賽，很出乎意料，增加了，是一倍是兩倍呀？

黃：不錯，這次出活配合的還很好，工作進行也順利，數量增加兩倍多。剛才和錢同志已經談過啦，還有點小毛病。

錢：同志呀，這可不是小毛病。不錯，這次競賽，在數量上是增加啦，可是這玩藝兒頂不上從前結實了，落出裂縫。你看看！

黃：這不該怪我們，這是毛胚的毛病。

錢：好吧，再看看尺寸。（用尺量成品）這裏差一個米厘，這裏差半個米厘，（放下活）那麼這是誰的責任呢？（黃無言）同志！這次競賽，雖然數量增加了，可是忽略了質量。比方說吧，從前出五個，一個頂一個用，現在出十個，却有五個不實用，你想想看，這是不是跟沒增加一

樣。

黃：噯呀，對！我回去一定追究責任去。（臉上有些不好意思）

錢：噯！也不用追究什麼啦。我想你回去，只找工人同志們談談，把以前和現在的成品，跟大家比一比，看一看，我們不要走向錦標主義，把這個偏向糾正過來就好。

黃：噯，好……（下）

周：怎麼？競賽還有這些事，這不把出品全白搭啦嗎？

鄭：配合的太糟啦。事先注意不够，這把競賽的意義完全喪失了。

錢：這是解放後，在咱廠子裏舉行的第一次競賽，有許多事情是不可避免的。

金：老錢，氣錘壞了，出了這麼大的亂子，競賽乾脆停了吧！反正一會兒半會兒氣錘也修不好。

錢：（反問）你是說咱們把競賽完全停止了，等一切準備好了再幹是不是？

金：啊！

錢：（問鄭）你看，照你的意思呢？

鄭：我不同意老金的辦法。我主張我們馬上組織一個檢查委員會，督促這次競賽，檢查各種缺點。

周：我看我看……

金：你說，你看什麼？

周：我覺得兩個辦法，全可參考，讓我們看看實地情況，再作決定，如果其他部份，也有像剛才這種毛病，就趕快停止競賽，如果沒有的話，那競賽就不要停止。

金：這不笑話嗎，咱們競賽通通不過兩個部份，一個氣錘壞了，一個發生這些毛病，還有甚麼實地情況不情況。

周：咱們別把題目拉遠了，還是討論競賽的事由吧！

鄭：對啦，把問題鬧明白以後再說吧，老金！你別一個勁兒的想你那個氣錘。

金：我怎麼啦。

錢：（制止）好了！好了！同志們關於要不要繼續競賽，大家已經說了很多。我的意見，競賽還是貫徹下去。今天的工廠管理工作，我們是頭一回，不可能把事情安排得順順當當再動手，我們是『邊作邊學』，再說，工人們情緒這樣高漲，雖說競賽中出了不少亂子，可也不是誰故意這樣做的。只要我們能依靠工人，好好領導，許多偏差是可以糾正的。

周：我完全同意老錢的話，在這次競賽中，許多積極份子湧現出來了，許多落後份子也帶動起來了。比如氣錘房的老侯，就是工人中間很好的一個例子。

金：好同志，你只看見老侯好的一面，這技術工作，光憑經驗不行的呀！

錢：（對金）你把你看不行的一面，說出來讓大家研究研究。

金：（站起來）遠的不說，打氣錘一壞，我就一直釘在老侯身邊，昨晚還跟他研究半天。（指周）你問老周，看老侯怎麼說的，他根本就沒把握，左一個說試試看，右一個說試試看。（理直氣壯）氣錘這東西，是可以試着玩的嗎？

周：（駁老金）可是你一個勁跟人家要『把握』，我看那誰也不敢應承這事。

金：那當然了，這是要負責任的呀，同志你沒聽老錢說嗎，咱們現在是在城裏幹工作，不比在鄉下種莊稼的時候啦，犯個錯誤那還得了。